

韩江小说中“人”的突破与成长 ——以《失语者》中的“重合”与“改变”为例^①

郝 岚



【摘要】 韩江的小说虽然常以女性为主人公,但并非局限于性别议题,而是表达“人”,特别是弱势人的突破与成长。她早期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往往对外部采取拒绝和逃避的态度,而后来的《失语者》中女主人公则最终通过爱寻回自我,走向了开放。她们作为一个个的人,其成长往往需要一个异域的空间和视角。这一点体现在《失语者》中,便是德国的生活、希腊语等,主人公依此才重新获得理解世界的新角度。最后借助水到渠成的爱,女主人公寻回了自我和语言,实现了罗兰·巴特的“大音写作”的多维度和声。这展示了韩江的当代人要想实现突破与成长,必须突破本土单一或封闭的地域和文化的主张。

【关键词】 韩江;《失语者》;消极性寻找;人;突破

1. 引言

2023年1月30日,韩江在接受美国《纽约客》杂志丹尼斯·周的采访时说,《失语者》(2023)与《素食主义者》(2013)^②这两部作品的女性角色之间“有一个重合的方面”(aspect that overlaps):《素食主义者》的主人公英慧为了自救从拒绝吃肉到完全禁食,而《失语者》的主人公在找回语言的努力中拒绝了语言。有所不同的是,后者“在一个不可调和的世界中感到破烂不堪,但她用尽全力拥抱它并恢复了她的第一人称声音”,这一点与《素食主义者》中禁食的英慧不同,也是韩江自称的“在写完《素食主义者》的结尾后想要的方向改变(the kind of change in

^① 本文为国家社科重点项目“语文学与美国比较文学学科关系史研究”(项目编号:24AZD042)、“中央高校基本科研项目”(项目编号:280-63233118)的阶段性成果。

^② 该书又译作《素食者》,本文采用的译名出自重庆出版社于2013年出版的版本。

direction)”(Zhou, 2023)。

那么我们的问题是,“重合”意味着什么?“改变”的是什么?尽管作家的个人表述值得警惕,但因韩江多数的作品诗意浓烈、情节淡化,阐释空间巨大,大多批评和研究难免自我生发、“过度阐释”,因此这一段韩江的自我表述仍然可以视作我们有依据地理解作家意图及其作品的重要参考。

2. 重合模式:人的消极性寻找

《失语者》写的是一位逐渐丧失视力的男子和一个失语女子的故事。身患眼疾的男主人公15岁随父母从韩国移居德国,从事希腊哲学的学习和研究,17岁时谈了一场异国恋爱,32岁时因快要失明而回国定居。女主人公是一名离异的教师,因孩子的抚养权被前夫所夺而失语。为了走入正常的生活轨道,她参加了男主人公开设的希腊语学习班。后来因偶然原因,男主人公不慎受伤,高度依赖的眼镜也受损,处于失明状态:这使得两人以前依靠视觉的手语或文字交流的方式完全失效,人的交流是否可能和有效成了一个被反思的问题。有意味的是,在照料男主人公的过程中,在寂静和黑暗中,人与人的气息、触觉、心灵反倒得以极大展开,女主人公开始慢慢走出自我封闭的状态,最终在灵与肉爱的结合中,女主人公的语言被艰难地寻回了。

韩江笔下的人,很少有单一的个体,总是成对出现,表达的是具有东亚特色的处于关系中的——夫妻、师生、闺蜜、好友等——具体的人,特别是女人,这是她虽然善于运用西方现代主义手法,但是区别于塑造孤独个体人物——如卡夫卡笔下的K等——的西方小说家的重要方面。在韩国裔德国哲学家韩炳哲的分析中,人“有两种不同形式的力量。积极的力量是去做某事。与之相反,消极的力量是不去做某事,按照尼采的说法,是说‘不’的力量。这种消极的力量有别于单纯的无能,即没有力量做某事。无能仅仅是积极力量的反面……消极的力量则超越了这种束缚于某件事物的积极性。它是一种不去做某事的力量”(韩炳哲,2019),由此人通过消极性达到“精神性”(geistigkeit)的探寻。在韩江的多部小说中,主人公的共同模式多是内敛的、首先指向自我的,常采用消极性的否定方式:《素食主义者》中女主人公逐步从不吃肉到不进食,从不穿内衣到不穿衣服;《失语者》中女主人公在无器质性障碍的情况下暂时说不出话,以一种固执的拒绝和主动选择不合作的姿态来表达因心理创伤而导致的内在世界的破碎。她通过坚守这种个人意志,试图寻求对自我存在的肯定。与她们相比,《失语者》中慢慢丧失视力的男主人公则是韩炳哲所说的“无能”。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韩江访谈中所谈及的发展与“改变”。韩江早期小说中女性的拒绝最终还是走向了逃避(如《植物妻子》中的女主人公真的变成植物,《素食

主义者》中的英慧在医院里想象自己成了植物),而《失语者》中的女主人公最终寻回了语言,克服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借助语言带来的他者角度认知的改变,另一种是因照顾他人而滋生的爱。

从《素食主义者》到《失语者》,体现的正是韩江逐渐从书写家庭中的女性困境,过渡到书写人的处境的写作过程,因此具有比较重要的意义。但这里的“人”的故事仍然集中于个体家庭的破碎,或男性和女性之间的情感。自《失语者》之后,她开始进入历史和记忆领域。虽然由于作家本人的性别,她笔下女性的形象更多,但是韩江的雄心并非仅仅书写女性,而是以女性为代表的、遭受各种形式暴力(话语暴力、冷暴力、软暴力、政治暴力或军事暴力等)侵害的社会弱势群体,因此她的书写目标一直是人的处境。韩江在多次访谈中,都强调写作的目标是“人”,是思考“暴力”,而不是“女性”,其中都有明显的历史与现实基础。

韩江第一部短篇小说集《丽水之恋》(여수의 사랑, 1995)和第二部短篇小说集《植物妻子》(내 여자의 열매, 2000),多是描绘男女和家庭主题,蕴含着主人公在各种关系中的无力感。至于中篇小说集《素食主义者》韩江曾自述,这“是一个拒绝成为人类物种的人的故事,一个冒着生命危险在极度孤立中驱逐人类暴力的人”(Kim, 2024),但是英慧拒绝暴力的方式,是禁食肉类,最终禁食一切。在《失语者》中韩江探讨的是,“如果我们要作为人存活在这个世上,如何才能得以实现?”(金衍洙, 2014)

20世纪90年代以后韩国女性主义文学的崛起,是在冷战结束之后原有的男性作家书写宏大叙事的现实允诺突然失效的政治状态下开启的,因此它天生肩负沉重的历史使命:政治诉求和社会议题被更深层地埋在女性写作的表面之下。正如韩国教授金在涌所谈:这一时期的韩国女性写作主要分为两个分支:一种是基于再现传统的叙事方式,但这被批评为妄图用没有摆脱传统男性主义创作的方法去颠覆父权制;另一种则是基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新叙事风格,但被批评为因为过度的自我意识而远离大众,而韩江正位于这两个潮流的中间。(郝岚, 2024)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有理由认为,韩江以女性为主角的故事,是对更广泛意义上人的书写。

《失语者》尽管表达了语言与沉默、明与盲等多重思考,但其核心还是从现代社会中人的个体如何从内在困境中破壳而出,走向人如何与他者、社会和世界连接的主题,而这一切的核心便是人作为主体的寻找。

3. 希腊语中动态的他者视角

《失语者》直接以博尔赫斯墓志铭上“我们中间横亘着刀”进入叙述,但与一位研究者认为这句是“锋利的象征”不同,韩江借叙述者之口认为,这个表达是“一种极度安静与私人的告白。”(韩江, 2023: 3)在现代世界,“小说中的沉默是一种新的

人文主义策略,作家通过这种策略迫使读者感受文字,而不是阅读它们,再加上更多的强度和力量。它可能被错误地理解为拒绝交流,但这种沉默揭示了许多隐藏的事情”(Amer,2019)。无疑,深受现代小说滋养的韩江笔下的女主人公丧失语言这一特征的设置是意味深长的。

在韩江笔下,语言具有明显的特质:首先,它具有潜在的锐利伤害性;其次,语言是神秘的,准确性似乎永远无法抵达,因此她笔下的主人公总是少言寡语,文本极其安静。“语言就像一支箭,总是以微弱的幅度错过目标,同时也是传递能够造成痛苦的情绪和感觉的东西。我仍然时不时地写诗,发现自己反复使用舌头和嘴唇、呼吸和黑暗的肺或沉默等意象。大约在我谈论古希腊语的时候,我一岁半的孩子——还没有学会说话——整天都在发出类似于文字的神秘声音,所以我有时会把生命的所有意义、感受和感觉浓缩成一个词,就像大爆炸前的那一刻”,韩江自己说,她后来“想到了一个场景,那个女人用手指在男人的手掌上写了些什么,她的指甲被紧紧夹住了,无法伤害任何人。小说以逐渐放慢的节奏流向那无限温柔的触碰时刻,因为我想以一种越来越生动的感觉来描绘它,仿佛它是通过放大镜看到的——在极度的寂静中,但在表面之下可以感受到紧张和强烈。这样我们就可以突然意识到这被寂静包围的世界是多么暴力,因为这两个角色向对方展示了他们最柔软的一面。我记得,在我写小说的时候,时间过得很慢”。(Zhou,2023)在超越逻辑的地方,时间感也改变了。

《失语者》女主人公很早就发现了语言的攻击性。周围人经常提及她的妈妈在孕期因病吃过很多药,本打算打掉她。“你差一点未能出生”,让她感觉到了“那句话中包含的可怕冷意”(韩江,2023:46);青春期的她被语言刺穿:“像蝌蚪一样的单词随时闯入梦境叫醒她”,“无法说明的痛苦像烧红的铁块一样,灼烧着她的胸口”(韩江,2023:11)。17岁那年她第一次失语。她第二次失语亦与前夫的语言暴力有关。前夫以女主人公在青少年时期曾接受过心理治疗、不能说话不便抚养为由,夺走了9岁儿子的抚养权。当她自杀失败后,丈夫又指责她是个“疯女人”(韩江,2023:157)。对女主人公来说,语言本身带有伤害性,言语“像刮胡刀碎片那样,在脱口而出之前,先刺伤了她自己”。在她眼里,语言“通过数不清的舌头和笔,在数千年间变得松散”(韩江,2023:158)。

事实上,语言在她的多部作品中都与暴力的异己力量联系在一起,安全的环境和方式在韩江笔下都是寂静的。《素食主义者》的主人公英慧为了自救从拒绝吃肉到完全禁食,把自己想象为一棵植物,最终“她不跟任何人讲话,不过经常蹲坐在没有人的阳光下自言自语”(韩江,2013)。早几年发表的《植物妻子》中主人公妻子最后也失去了语言:无法清晰地发声,身体也定格为树的形状。《不做告别》中作为受难者集体象征、被雕成人形的树木没有涂色,“沉浸在没有表情和振动的寂静中”(韩江,2024:120)。《失语者》中“树林”的发音与沉默紧密相关,“首先要把嘴唇聚

拢起来……接着是紧闭的嘴唇,用沉默完成的话。发音和含义,还有形状都被寂静包裹着的那个单词所吸引,她写着,树林,树林”(韩江,2023:10)。

韩江曾表示,《失语者》的灵感来源于2002年初春与一位出版商喝茶时的谈话,对方在大学主修古希腊哲学,谈及了古希腊语的有趣之处:一些非常复杂和错综复杂的语法元素可以浓缩成一个词,因此没有必要遵循词序;并引用了中动态(the middle voice),这是一种在韩语中不存在的语法结构。(Zhou, 2023)韩江这里所言有两点值得注意:没必要遵循词序意味着线性逻辑不是语言的必需;此外,她这里特别提及了古希腊语中比较特别的中动态(又称反身态,《失语者》汉译本中译为“中间态”)。它强调动作的自发性,没有施动者与受动者,也没有主动态和被动态的词形变位和语义。古希腊哲学中蕴含的超越二元对立的中动态,成了启发和重新理解佛教的契机,因此韩江在小说开篇就是从博尔赫斯对语言和佛教的理解进入的。

女主人公自童年起,就多次出现失语的症状,而第一次恢复语言是在一堂法语课拼到“黑板”这个单词时:“在比舌头和喉咙更深的地方,有一个声音响起。那是一个多么重要的瞬间啊,虽然她还没发觉。恐惧还未到来,在沉默的内心露出滚烫的回路前,痛苦还在犹豫。在笔画、音韵和松散的意义相遇的地方,喜悦与原罪一起,如炸药的引子一样慢慢被点燃。”(韩江,2023:13)小说中一再出现异域的他者视角,从阿根廷作家的墓志铭,到女主人公学习法语,最终才聚焦于希腊语课堂。

在经历了失败的婚姻之后,女主人公开始学习希腊语,发现了它与韩语的不同之处。“我们叫作中间态^①的这一形态,用来表达对主语有着递进影响的行为,”她想到二十年前也是陌生的外语打破了沉默,“现在她在这个私人补习班里学习古代希腊语,正是因为想依靠自己的力量重新找回语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女主人公学习希腊语的目的,和其他同学们盼望着读柏拉图、荷马、希罗多德的原文,或是用古希腊语写成的后世文献完全不同,她只是需要在一种陌生的语言中暗路前行:“如果开设有更陌生的缅甸语或梵文课的话,她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它们。”(韩江,2023:14,15)小说中,渐渐失明的男老师举例说明希腊语的中动态:“如果用中间态写‘买’这个动词,就代表‘买了什么,最终我获得的那个东西’的含义。比如,用中间态写‘爱’这个动词,就是说‘爱着什么东西,那个东西对我产生了影响’的意思。在英语中有‘kill himself’这样的表达对吧?在希腊语中不需要用‘himself’,只要用中间态就可以一个单词表达这个意思。”(韩江,2023:15)

日本学者国分功一郎曾从“中动态”这一语言的特殊语态入手,思考将现代世界的“责任”问题超越主动性/被动性的二元世界框架。他认为二元对立最初如同印欧语系中现代语言“最初存在的区别并不是主动态和被动态,而是主动态和中动

① 即前文所说的古希腊语的中动态。

态的区别”(国分功一郎,2017:34)。“中动态”存在于古希腊语中,而在拉丁语和现代欧洲语言中仅留下一点印迹,他通过大量材料说明,“中动态”并非介乎“主动”和“被动”之间,是“主动/中动”的语态区分先于“主动/被动”的区分,被动不过是中动态所具有的一方面。简言之,“主动/被动”的对立与“主动/中动”的对立,两者之间的差异是焦点的差异:如果说“主动/被动”语态的关注点是主体/主语所占据的“施事者”或动作“承受者”的位置,那么“主动/中动”语态的关注点则是“主语在行为过程的内部还是外部”这一问题;因此,“中动态”的关键是主体/主语和行为的过程密不可分,行为并不是单纯依附于一个已经存在的主体,毋宁说主体通过这一行为、在这一行为中实现自身。由此,建基于二元的主体与动作之间对立的可分离的关系,可以开放给一个全新的开放性的“中动态”之中:主体与动作相互构建和表现,超越了“主动/被动”的二元对立,被转化内与外、主与客之间相互作用。国分功一郎认为,我们可以在“中动态”的维度中理解行为和日常处事的复杂性——而这最终意味着:“我们和世界都以中动态为基本原则运动……中动态的哲学以自由为志向。”(国分功一郎,2017:72,88,263)受到国分功一郎启发,我们不妨更进一步去理解韩江笔下的语言与沉默、中动态与自由。

在《失语者》中,对中动态语言的探索是对自我与外在世界关系的隐喻。失去说话能力的主人公报名参加希腊语课程,作为与语言重新建立联系的一种方式。她选择一种“死的语言”——希腊语——凸显了她在表达方面的挣扎和她想要重新获得自我与自由的渴望。韩语中没有中动态,强调了在表达主体施与动作时的能动性和反作用的文化差异。韩江让男主人公辩称,高于真实生活的理念世界,和逻辑严密、语言、光亮联系在一起,也可能和伤害、冰冷联系在一起;但是“黑暗中没有理念,就只有黑暗,负数的黑暗。简单来说,零以下的世界没有理念。无论多么微弱都可以,还是需要光。如果连微弱的光都没有,那就没有理念……最微弱的美、最微弱的崇高,需要至少是正数的光”,因此没有死亡与消亡的理念,就如同不存在圆圆的三角形。(韩江,2023:112)因此,仅仅获得中动态去超越二元对立还不够,还需要一个思维上对进步主义、线性逻辑和启蒙理性的超越。

4. 爱的跳跃铸成“大音写作”

希腊语不仅为女主人公带来超越二元对立的视角,还对线性的进步主义逻辑重新进行了思考,从而与过去对自己的逼迫和解:小说中希腊语老师说,人类从沉默,到用“啊啊、呜呜”等还未分离的音节沟通,从掌握几个单词到构筑语言体系。体系到达顶峰时,就会有极度精巧而复杂的规则,但是男老师接着画了一道抛物线,上坡陡峭,下坡平缓而绵长,到达发展成熟顶点的语言开始变化成更容易使用的形态,也许“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虽是一种衰退和淘汰,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是一

种进步”，他说当今的欧洲语言就经过了这个过程，不再那么严格、精巧而复杂。(韩江,2023:25)男教师后来继续从语言谈到哲学家柏拉图，继而谈到国家：“柏拉图使用的希腊语就像刚刚摘下的新鲜果实，他以后世代的古代希腊语急速衰退。随着语言消失，希腊国家也最终灭亡。从这一点来说，不仅是语言，柏拉图仿佛站在周围所有东西的夕阳前一样。”(韩江,2023:26)韩江无疑再次借助了自然中的植物的果实意象，这次的描述语言是一个有机生命体，但衰退也并不意味着不好，我们仍然活到了现在。自此之后，女主人公开始与自身和解。

美国批评家斯坦纳认为，人类有了语言，“地位才高于沉默的植物和只会咕啾的动物，这是在亚里士多德之前就已存在的古人观念”，但是渐渐地，诗人成为守卫人类语言活力的人，而语言既是创造的，也是与诸神对抗的，正是这种语言的含糊与矛盾性，使得语言常常与其他三个东西“光线、音乐和沉默”的接壤中，证明“世界的织体中有一种超验的存在”。(乔治·斯坦纳,2013:44—48)作为以诗人身份开启写作生涯的作家，韩江创作的小说具有突出的“寂静”特色、通感描绘和超验的神秘主义色彩。

小说的结尾充满柔软的暗示，男女主人公充盈的情绪准备，饱满的情感宣泄被优美地书写出来，尽管布满诗情与蜜意，但仍然可以看出他们最终走向的是肉体的结合带来的精神至乐，女主人公在全书持续的第三人称之后，终于采用了第一人称的独白：“在完全从我的身体里离开之前，你慢慢地亲吻我……仿佛时间亲吻我一样。”(韩江,2023:178)当未来不被放置在过去的延长线上，因果链被打破了，时间失去了线条和方向，可以亲吻女主人公，两个鲜活的肉体在爱的跳跃之后，超越了逻辑，在灵肉结合之后，沉默被打破了。

“每当嘴唇和嘴唇触碰，茫然的黑暗聚集。像永远擦去痕迹的雪一般，寂静堆积。默默地涌上膝盖、腰间和脸庞”，女主人公再次寻获语言的艰难与微妙被韩江写出来，她鼓足一切勇气：“双手拢在胸前、用舌尖湿润下唇、拢在胸前的双手安静而快速地翻动、一双眼帘颤动，如昆虫猛烈摩擦的双翼、张开马上干裂的嘴唇。深吸气，然后呼出。终于在发出第一个音节的瞬间，用力闭上眼睛再睁开。像知晓睁开眼睛时，一切都会消失一样。”(韩江,2023:179)尽管自我的寻获是艰难的，但女主人公也终于完成了自我的突破：如同那个中动态的互相成就，她说出了声音，声音也构造了她。一种融合一切的超验感弥漫开来，几乎已经失明的男主人公描绘了那个时刻：“在大海深处的树林中。那里不存在光和声。看不到你。也看不到我自己。你没有发出声音。我也没有发出声音。直到你终于发出极小的声音，从双唇之间。直到又圆又微小的泡沫泄露出来。”(韩江,2023:175)

在《失语者》这个文本中，“光”与高于现实的理念、严密的逻辑、代表理性表达的语言，联系在一起，同时构成社会规约，因此对弱势群体构成规定的同时也造成了伤害。然而，如何让弱势群体可以表达？不是硬碰硬的斗争，而是超越这一切，

在不存在理性、光的地方,用爱可以弥合伤害,跳跃出语言的逻辑,直到说出语言,即使这个声音是微小的。

这让我们想到罗兰·巴特所谈及的,受阿尔托建议的“大音写作(lécriture à haute voix)”:它和戏剧具有表演性的表达不同,“大音写作通过通讯之规则符码、在意指过程中实现,并非由戏剧式的抑扬顿挫、微妙的音调承载,含孕于声音的结晶体(le grain de voix)内,此结晶体乃音质与语言具性欲意味的交合”,因此“大音写作不属音位学,而属语音学;其标的不在于信息的明晰、情感的戏剧效果;其以醉的眼光所寻索者,乃为令人怦然心动的偶然物事,雪肌玉肤的语言……可听见嗓子的纹理,辅音的水亮,元音的妖媚,整个儿是幽趣荡漾之肉体的立体声:身体之交合,整体语言之交合,而非意义之交接。”(罗兰·巴特,2016)罗兰·巴特将写作的快感用格言一般的风格表达出来,是对融汇一切的至高体验,对理性、逻辑和线形的跳脱与超越。

我们可以看到,最初《失语者》主人公发现希腊语是一个规则严格的语言:“动词根据主语的格、性别、数量的不同,根据好几个阶段的时态的不同,根据三种不同的态而变化着形态。但又因为令人震惊的精巧而严密的语法规则,句子反而都很简单精悍。没有必要一定要写主语,甚至没有必要按照正确的语序。只要主语是一个第三人称的男人,加上一个事情总会发生的完结时态,再根据中间态产生的变化,这一个单词就浓缩了‘他曾经想总有一天要杀了自己’的意思。”(韩江,2023:16)这一切都是严密理性和线性逻辑的。但是爱可以战胜严密的死循环和冲突,这一点在小说中韩国眼疾患者给孟加拉与德国混血的失聪女孩写信时更为明显:“有时,我会用你尤其讨厌的希腊式论证法问自己。假设失去什么就会获得其他一些什么的命题是真的话,失去你我获得了什么呢?失去光明我又得到了什么呢?将人类的所有痛苦、后悔、执着、悲伤和软弱通过真与假的网过滤后,如同打捞一把沙金的论证过程总是惊险而或多或少存有怀疑。大胆地抛出错误,一步一步走上狭窄的平衡木时,在自问自答的睿智语句的网之间,看到锋利的沉默在荡漾。”(韩江,2023:38)

在严谨的语言和理性的逻辑无法抵达之处,只有爱。男主人公自问自答:“将双眼浸泡在沉默中,浸泡在时时刻刻像水一般涌来的锋利寂静,对你的爱并不愚蠢,只是我自己太愚蠢了,所以连带这份爱也显得愚蠢了吗?还是我并没有那么愚蠢,爱情的愚蠢将我体内的愚蠢唤醒。对于你来说,我为什么是一个这么愚蠢的恋人呢?最终毁掉了一切呢?”(韩江,2023:38)女主人公最初对充满危险和暴力的外部世界以及与人的语言交流都是拒绝的,但是由于男主人公日渐丧失视力的过程中的突发事件,不得已承担起照顾他的责任。韩江说:“《失语者》的男主角年复一年地失去他的视力——可见的世界,这其实也是我们自己的自画像,因为我们每时每刻都在失去世界,走向黑暗和消失。”(Zhou,2023)从这个意义上说,《失语者》中

男女主人公都是弱势的人,却在对彼此的爱的洪流中重获了自我。特别之处在于,韩江笔下的女主人公,连承担责任也都是消极的、不得已的,如同佛教的机缘。在这个从被动开始的主动施与过程中,男女主人公走向了爱,在抵达爱的最深处之后,语言和自我顺理成章成为回归之事。

5. 结 语

韩江个人英文访谈所言《素食主义者》与《失语者》的重合与变化,其关键就是都是从消极性的寻求开始,但在一个冰冷、理性、线形逻辑被语言占据空间的、布满伤害的世界里,弱势的人从变形或想象的逃避,到《失语者》中彼此最终通过爱,寻回了丧失的主体性。

韩江笔下的语言代表了一个危险的外部世界,语法的结构与权力同构。《失语者》是韩江创作历程中的转折点:在《失语者》中,女主人公从语言丧失到寻获的循环,首先是从对外部世界的拒绝开始的,接着在韩国学习一种没有具体用途的希腊语,提供了一个他者视角,去重新认识理性与逻辑,而希腊语中独特的中动态带来对二元对立的超越性思考,对线性发展的重估。小说结束于一段描写,通过各自躯体或精神残破的男女主人公水到渠成的爱的爆发、肉体的结合,融合与互补,共同修复了自我。这如同揭示了宇宙的奥秘,那是一个不需要光线和语言的深海或者森林,它对世界真相的抵达并非具象的再现,而是诗意的暗示与表现。最终女主人公敞开了自我,艰难发出微小如气泡的第一人称声音。《失语者》中男主人公一直是以第一人称自我陈述的,女主人公一直是以“她”这样的第三人称“被陈述”的,直到最后一节才有了第一人称声音。距离遥远的、不被当代人广泛使用的希腊语存在的中动态,提供了一个他者视角,身在韩国却在学习希腊语的课堂,成了一个寻获自我的、可以周旋的时空,它让女主人公慢慢恢复了自我主体性,最终在爱的轰隆到来中,小说以她的声音和自我回归而结尾,从而成了罗兰·巴特的“大音写作”。

《失语者》也是韩江小说的突破和发展,她的人物终于从一种消极性的寻找中,走向了自我打开,通过一种爱的跳跃,脱离了语言的伤害,找到了自我。意味深长的是,韩江将这一切的体悟,放置于一个缺乏对韩国社会更具体真实描绘的场景中,特意营造了一个胶囊一般的环境,隔绝了韩国的现实感。这似乎预示着,如果想要在私人领域和关系中,实现人的成长、开放和突破,还只能借助外国的语言和视角,因为当代韩国还没有这样的环境和条件。这也是韩江对韩国社会现状中人的成长的有依据和逻辑的书写:希望虽有,却难以在本土单一或封闭的地域和文化中生长出来。自此之后,在《少年来了》和《不做告别》那里,韩江笔下的人,想要进一步地成长,就只能更深入地向历史敞开,走向民族记忆的深处。

参考文献

- 国分功一郎, 2017. 中动态の世界——意志と責任の考古学[M]. 东京: 医学书院.
- 韩炳哲, 2019. 倦怠社会[M]. 王一力,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42.
- 韩江, 2013. 素食主义者[M]. 千日, 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68.
- 韩江, 2023. 失语者[M]. 田禾子, 译. 北京: 九州出版社.
- 韩江, 2024. 不做告别[M]. 卢鸿金, 译. 北京: 九州出版社: 120.
- 郝岚, 金在涌, 2024. 新世界文学光谱与韩江获奖的意义——郝岚与金在涌教授的对谈[J/OL]. 外国语文, 41(1): 12-13[2025-01-08]. <http://222.186.61.87:8085/kcms/detail/50.1197.h.20241217.2341.002.html>.
- 金衍洙, 2014. 除了爱, 无法用其他语言说明的——与韩江的对话[J]. 创作与批评, 42(3): 318.
- 罗兰·巴特, 2016. 文之悦[M]. 屠友祥,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81.
- 乔治·斯坦纳, 2013. 语言与沉默: 论语言、文学与非人道[M]. 李小均,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44-48.
- AMER E S, ANDHRA A, NASER A A, ABDULMAJEED R K, 2019. Silence as a Tactic of Communication in Pragmatics, Novel, and Poetry[J]. *Arab World English Journal for Translation & Literary Studies*, 3(03): 52.
- KIM Y, 2014. Sarang i anin tarūn mallo nūn sōlmyōng hal suōmnūn: Han Kang kwa ūi taehwa[J]. *Ch'angjak kwa pip'yōng*, 42(03): 311-332. 转引自 KIM E, Against confinement degeneration, mental disability, and the conditions of nonviolence in the *Vegetarian*[M]//CHO M, SONG J, Mediating Gender in Post-Authoritarian South Korea.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24: 157.
- ZHOU D, 2023. Han Kang on how language misses its mark[EB/OL]. (1-30) [2024-12-1]. <https://www.newyorker.com/books/this-week-in-fiction/han-kang-02-06-23.html>.

The Breakthrough and Growth of “human” in Han Kang’s Novels: Taking the “Overlaps” and “Changes” in *Greek Lessons* as an Example

HAO Lan

Abstract: Although Han Kang’s novels often feature female protagonists, they are not limited to gender issues, but rather express the breakthrough and growth of “humanity”, especially the disadvantaged. The female protagonists in her early novels often adopt an attitude of rejecting and escaping from the outside world, but the female protagonist in her

later novel *Greek Lessons* finally finds herself and opens up through love. Their growth as individuals often requires a space and perspective from a foreign other. This is reflected in *Greek Lesson*, where the protagonist regains a new perspective on the world through living in Germany and learning Greek. With the help of love, she finally recovers herself and her language, and realizes the multi-dimensional harmony of Roland Barthes's "writing in a loud voice". This illustrates Han Kang's assertion that to achieve breakthroughs and growth, contemporary individuals must transcend the singular or closed-off regional and cultural confines of their native land.

Keywords: Han Kang; *Greek Lessons*; passive quest; human; breakthrough

作者简介:

郝岚,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新世界文学理论与实践、文学与比较文学学科史研究。